

# 一個女孩子

黃宗英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8  
H

# 一個女孩子

黃宗英著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分爲兩輯。第一輯收散文八篇，抒寫了作者對解放以後新的生活的幸福感情，和展現在我國青年前面的美妙遠景。第二輯收詩七首，歌唱了人們對和平的願望，和年青的希望與理想。

### 一 個 女 孩 子

---

著 者 黃 宗 英  
出 版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 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發政號  
(上海康平路155號)  
印 刷 者 永 立 印 刷 所  
(上海新開路920弄50支弄22號)  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---

書號(60) 類別 文學—散文·詩歌  
字數 5006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15/16  
1955年6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9100 冊

定價 二角七分

## 寫給青年朋友們（代序）

親愛的同志們：

常常接到你們的來信，關懷的問起我是怎樣的在生活着，爲什麼長久不拍電影？我可以告訴大家，這幾年我雖然攝製任務較少，但我並沒有浪費寶貴的光陰。生活是如此的豐富、多采，急速前進，我們很多的演員都投入了生活，積極的參加社會活動，刻苦的學習，相信這一切都將在我們今後的藝術創造中開出花朵。

一九五〇年，我到了蘇聯，親眼看到共產主義的偉大建設和人民幸福的生活。在波蘭召開的世界和平代表大會上，我也具體的看到了和平的力量。回國以後，我陸續的做了近兩百次的報告。我曾經在大的車間裏，機器旁邊，向我們的工人講述蘇聯工廠自動化的裝備，和蘇聯工人忘我勞動的熱忱。我也曾在農村向媽媽們、姐妹們講述蘇聯的婦女。當我覺得我是被人們需要着，我感覺無比的幸福。我熱愛我的工作，它是美妙的，富於詩意的。當我爲羣衆做一分工作的時候，我就會從羣衆那裏學到很多很多。

幾年來，在工廠裏，我親眼看到新的廠房的落成，我看到造成的工作母機被裝在大木箱

中，運送到祖國各地。我和工人們一起從冬日滴水成冰的鐵皮活動房子，搬入了明亮的新宿舍。假日裏，我和女工們一起到百貨公司去買花布做裙子，在公園的草地上討論如何突破生產定額，趕上別的先進小組。……一切都是飛躍的進展着啊！

幾年來，我到過很多在上海市街道詳圖上找不到的新學校。我記得在營火旁傾吐着美麗的理想的小隊員們。我記得在玄武湖畔和戰鬥英雄會面，英雄們親吻着孩子們胖胖的小臉的一剎那。我愛祖國的人民，我愛祖國壯麗的河山。解放五年來的生活，在我已不只是些美好的回憶，而是我血液的一部分，它鼓舞着我今天的工作，鼓舞着我追逐明天。

現在獻上這本小冊子，它是我幾年來所寫的詩和散文的一部分。我的文筆是很幼稚的，但我對生活的熱愛是真切的。我僅以它來回答你們對我的關懷。希望通過這本小書，我們能建立更親密的友誼，使我們能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，爲了實現同一個理想，而彼此鼓勵督促。我目前正在學習電影劇本的創作工作，我希望能寫一個描寫青年生活的劇本。我一定努力使自己能够掌握寫作的本領，將來更好的爲人民服務。但我並沒有放棄演員的工作，希望不久在銀幕上和你們更親切的會見。

此致

敬禮！

黃宗英一九五四年十二月

# 目次

寫給青年朋友們（代序）

## 第一輯

一個女孩子·····	三
懷念和崇敬·····	一四
應當做一個真正的好學生·····	一九
爲了第二代的幸福·····	三三
向蘇聯青年學習·····	二七
生活散記·····	〇
仕幸福的道路上·····	四四
第四次哭·····	四九

## 第二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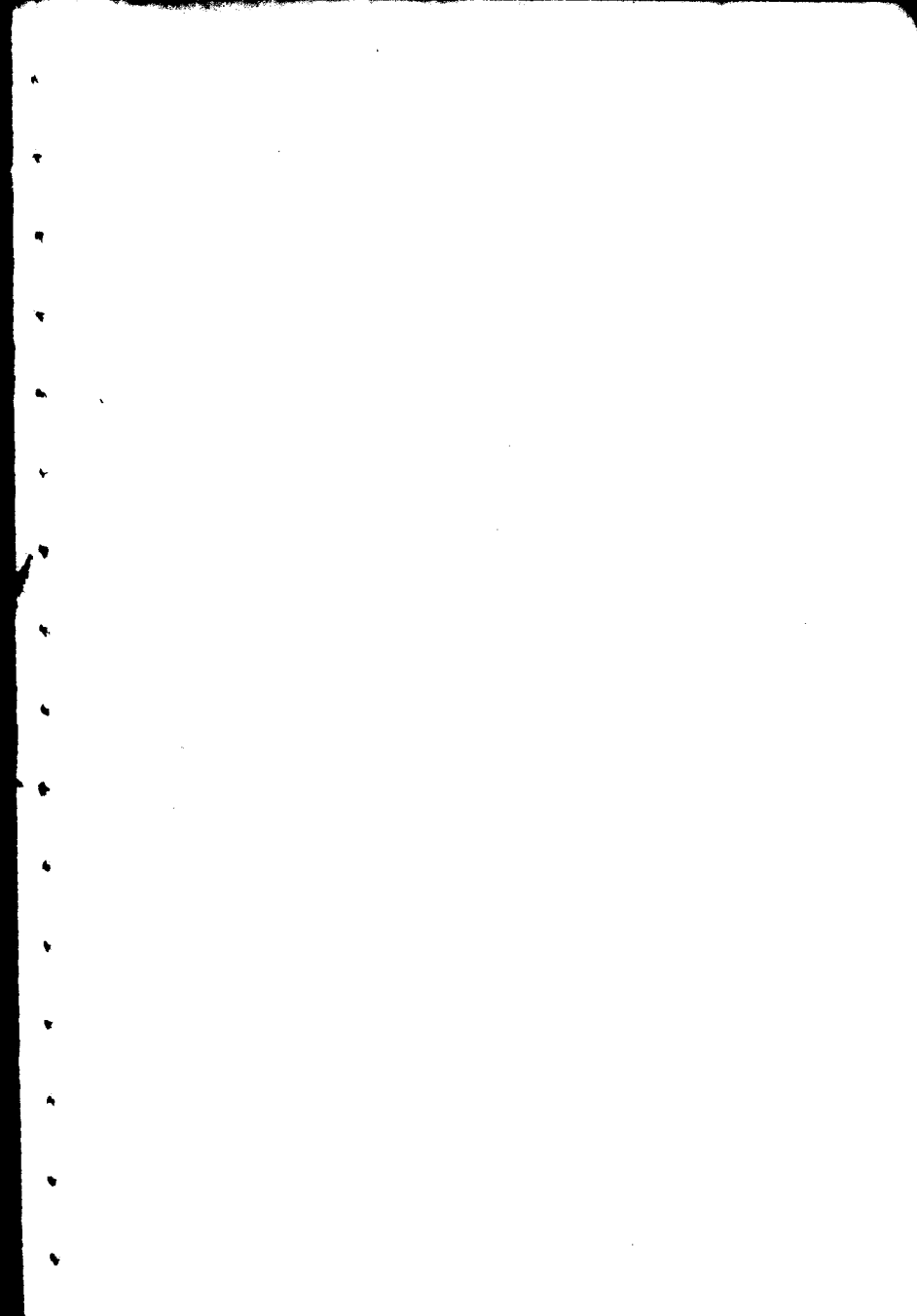
給和平會議的代表們·····	五七
光榮人家·····	六二
等待名單公佈的早晨·····	六六
小紅花·····	六九
從上海中學回來的路上·····	七三
年青的姑娘·····	七七
保育員之歌·····	八三

第

一

輯





## 一個女孩子

一年以前，那時上海還沒有解放，我們廠裏正在拍攝「烏鴉與麻雀」這部影片，突然接到反動當局的禁令，認爲該片內容「有侮政府」，叫我們立即停拍，於是廠裏工作就全部停頓了下來。一天早上，我正坐在家裏看書，母親說門口有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找我。我跑出去，看見了一位我不認識的派頭十足的漂亮小姐，一雙美麗的大眼睛，睫毛捲得彎彎的。

我說：「找我嗎？」

她很難爲情：「來找您有一點事情。」

我說：「請進來吧！」

我們面對面坐了下來，半天她也不響，只是看看她那擦了蔻丹的紅紅指甲，又看看我，扭捏的笑着，倒叫我這做主人的爲難了。我開玩笑的問：

「是要照片嗎？」

她笑笑。

「要簽名？」

她還是笑笑，我真窘了。

「是從學校裏來嗎？」

「沒有讀書。」她說話了。

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，穿得那麼時髦，家境一定很不錯，爲什麼不上學呢？上海真是個奇怪的地方。

「讀書一點意思也沒有，也沒有用處，我想拍電影，像你一樣。」

這回該輪到我笑着看她了，她避開了我的眼光，重振自己的勇氣接着說：

「我頂喜歡電影了，我差不多天天都看，有時候星期日可以連趕四場。我吃飯都寧可犧牲，就是歡喜電影。」出水芙蓉」我看過五遍了，真好！我的朋友說我可以拍電影，她們說我像寶蓮高黛（笑着偷看我一眼），她們開玩笑，可是真的我夜裏做夢都夢到拍電影，希望你能介紹我到電影廠裏，你真幸福，那麼有名氣。」我呆住了，半天想出一句話來：「你家裏的人怎樣說呢？同意嗎？」

「爸爸媽媽從來不管我，他們想反正我也沒有心讀書，又會說國語，也許拍電影倒有些出息。」

我腦子裏湧現出許許多多穿着紅紅綠綠的襯衫、小褲腳管、嚼着橡皮糖吹着口哨、整日在電影院門前徘徊的海派青年們。我想這位小姐完全是做了美國電影的俘虜了。

我告訴她說：「拍電影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。」

她不相信的笑了：「大家都羨慕做電影明星的生活舒服。」她美麗的眼睛裏充滿了幻想。那些美國電影雜誌經常誇耀電影明星的生活豪華奢侈，她們用牛奶洗澡，用蘋果擦臉，穿不盡的華貴衣裳，收不完的禮物和鮮花，極神祕的出現在夜總會裏。大約是這一切使這女孩子着了迷。

我心裏不知怎的煩躁起來了，甚至很討厭她，我認爲她的想法，她的說話，都在侮辱我。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話把她這種歪曲的思想扭轉過來，我試着平心靜氣地和她慢慢談，我說：

「拍電影有兩種態度，一種是要傳達這世間的真理，指出是非黑白，告訴人們生活的方向，鼓勵人們向上。再一種是爲了麻醉人，爲了賺錢，他們無中生有的編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片子裏充滿驚險、刺激、色情，這種我們叫它黃色電影。我們中國自有電影以來，就有這樣的兩種電影，你回想一下，咱們小時候，不就是一方面可以看到像「大路」，「桃李劫」，「漁光曲」這樣的影片，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像「火燒紅蓮寺」，「××大俠」這樣的影片嗎？同是電影，就有着兩種這樣絕對不同的內容，你要幹哪一種電影呢？」

她沒有說話。

「如果你要做第一種影片的演員，你首先要嚴肅的工作態度，愛自己的事業，你必須知道這世界上什麼是對的，什麼是錯的，什麼是該讚揚的，什麼是該詛咒的。你要知道政治、國內外的形勢、歷史……你要懂得文學、音樂、舞蹈……。當然這要求在目前是過高了些，我們也不够格，但必須向這個方向努力。……那第二種很方便，只要人長得好看，會打扮，會交際就可以了。」

她低着頭在想什麼，咬着紫紅色的元寶形的小嘴唇。

我接着說：「假若你想做第一種影片的演員……我希望你還是先回到學校裏去，多讀書，多注意你身邊所發生的事情，譬如說學生爲什麼要罷課，工人爲什麼鬧罷工，爲什麼有的人過的那麼舒服奢侈，有的人窮的沒法過，一家七口跳河自殺……要多看些進步的文藝書籍，在學校裏可以和同學們一道演話劇，好好的做好準備工作……」她好像有些失望，我不得不使她更加失望：「如果你願意做個第二種的所謂電影明星，我不能幫你什麼忙，你自己去找門路罷，找那些攝製黃色片的老闆去，找那些導演去，去交際吧，他們也許會在一星期裏把你捧成個上海灘人人知名的紅星。如果你有錢更好辦了，自己拿錢出來，自己做主角，你不看見「上海小姐」「香港小姐」，以致什麼「小迷湯」「十三點」都在拍電影，很出風頭

嗎？」她也笑了，搖搖頭，沒說話。我們又僵住了，我想這小傢伙被我教訓了一頓呢。我不知怎麼有些覺得高興，她的眼光落在我的書架上，她站起來搭訕着說：「可以借給我兩本小說看嗎？」「你要看什麼樣的書呢？」我隨手抽出了一本高爾基的短篇小說，又想也許劇本她比較能接受些，就選了兩本給她，我說：「答應我一定看完它們啊！你可以再來借的，只是這比看美國電影費力氣，答應我，一定看。」她知道我就住在攝影場旁邊，一定要我陪她去參觀，我想漂亮的小姐總是很主觀的，她好像沒有覺得她已經擾亂了我的看書，我只好陪她去。

攝影場很簡陋，並不符合她的想像，她很奇怪。她走了，隔了很久也沒有把書還來。我想，這小鬼，就攔了我一上午，還拿去我三本書，算我倒霉。

不久，解放了，工作忙了起來，很少呆在家裏。一天深夜回來，忽然在書桌上看見那三本書，還壓着一張小紙條。「宗英姐：趕着來看你，你不在家，非常遺憾，真是想和你談幾句話。明天就要離開上海，希望不久能再看見你。書確實是看完了，謝謝你，走得很倉促，不多寫了，再見吧！××草」

我想那麼位漂亮小姐，離開上海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是和家裏人一道去香港了麼？我雖然對她毫無好感，却也因她的離去有些惆悵，她究竟是個年青人啊，應該可以和所有向上

的上海青年共同邁進的。我惋惜的揉掉了這小紙條，以後緊張的工作和生活，使我也再沒有空閒想起她。

轉眼就到了春天，隨着軍事上的勝利和時間的進展，上海也逐漸的變了樣子。熱烈的學習空氣滲透在每一個工廠裏、機關裏和學校裏，勃勃的朝氣和希望活躍在人們的心頭。

一天午後，我到蘭心劇院去演「紅旗歌」，在十字路口被一隊穿着黃色軍裝的隊伍阻住了去路，我看看面前經過的有着紅樸樸健壯的面孔的青年男女，想他們大概是文工團吧。忽然我的胳膊被一雙手猛力的抓住了，吓得我差點叫出來。緊貼着我面前的是一個黑紅的女孩子的笑臉，笑得那麼開心：

「宗英姐！！」

「哎呀！……啊……」

「不認得我了嗎？」

「啊……」

「去年春天到你家去，請你介紹拍電影……」她用健壯的手撥去臉上的短髮，好像有些害羞，却是那麼爽朗。

「啊……」

「我參軍了，在××軍文工團，……」她看了看行進的行列，急切的說：「我們一星期前到的上海，下連隊，我看報上知道你在蘭心演戲，我……我寫信給你，再見啊，再見！」她三步兩步的趕上了隊伍，回過頭來向我招手，笑着，我看見了那雙美麗的大眼睛，現在是那麼樣的純樸、可愛而有力。

啊……就是她嗎？我不知道怎樣表現我的驚奇和歡喜，我呆立在那裏，看着隊伍漸漸遠去，直到三輪車和湧動的人羣觸醒了我再向前走。我回憶第一次和她見面的情景，又想想剛才一剎那的情景，我高興的笑着，點點頭，又搖搖頭，無意中發覺兩個路人在注視我，他們也許以為我在發神經病吧。

不久，在蘭心劇院的後台，我接到了沉甸甸的一封信：

宗英姐：離開上海之後就想給你寫信，只是要說的話太多了，反而不知從哪裏說起，我拙劣的文筆已經追不上自己這幾個月來思想和生活的劇變。想不到吧，真是連我自己做夢也沒想到呢。老實說，我頭一次見到你的時候，我很失望，我有些生你的氣，覺得你好像看不起我，那天離開你後，一路上我想：何必把人生看得那麼嚴重呢，多不詩意，拍電影又有什麼神氣，拍不成不拍好了！可是以後不知怎的，常常想起你的話，尤其在看電影的時候。宗英姐，現在想想多可笑啊……

……我生長在一個「很不錯」的家庭裏，我們從來也沒為生活發過愁，在物價跳得最兇的時候，



爸爸也常常給我們帶回來很多禮物，家裏開舞會的時候我們一同跳舞。我欣賞爸爸的派頭超過對他的尊敬，他也以我這個美麗的女兒爲驕傲。我的母親，親友們都誇讚她能幹漂亮，她雖然已經是四十歲的人了，但很會打扮自己，會裝飾房間，會插花，會做沙拉和牛排。我還有兩個弟弟，我和他們玩不到一起去，所以也說不出他們是怎麼樣的生活着，總之我認爲我的家庭是美滿、快樂而自由的，很像美國電影裏所描寫的現代化的家庭。

在學校裏——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到學校裏去，只是人人都上學，我也就上學了。——在學校裏時，老是覺得功課太緊，盼望放假。暑假時玩膩了，倒也嚮往上學。年青人在一起總是要談談將來，雖然像我們從前那樣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無所事事的女孩子，也要問問自己是爲什麼活着。我們好像也模糊的對現實環境不能滿意，但思想上又認爲黑暗和醜惡是永遠存在着的，於是採取超然態度，產生了人生如苦酒、如夢的人生觀。那時候我還覺得自己是比一般同學更能了解人生的呢！我自負是愛好文藝的，我嗜讀徐訐等的作品，又經常看一些「蠶」和「琥珀」之類的翻譯小說，看美國「文藝片」也是我的重要課程。於是就覺得世界上所有的現象就包羅在這些作品裏了。缺陷的愛情，變態的心理，奇特的個性，一時的激情，一切驚險、刺激、溫存和夢想，這些緊緊的抓住了我，使我夢寐不忘。當時找你介紹拍電影，也就是想做一個「不平凡」的人，想用自己的美麗和智慧，在五色繽紛的世界裏游泳，滿心想做一個電影和小說裏的女主角。

你沒有成全我的夢，同時現實也打碎了我的夢。接着上海解放，新的事物使我迷惑，它使我過去